



作品集

第二辑



茫点异宝

Mangdian Yibao

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

神秘+惊险+离奇

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茫点;异宝/卫斯理著.

-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12

(卫斯理作品集,第2辑)

ISBN 7-80128-390-2

I. ①茫... ②异...

II. 卫...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8902 号

京图字:01—2003—1180 号

本作品(《卫斯理科幻系列》)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独家授权中国言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责任编辑/詹红旗

责任校对/毛家华

封面设计/嘉 雯

策 划/嘉 雯

装帧设计/嘉 雯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 100017)

<http://www.zgyscbs.com>

电话:64924716 64924761

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880×1168 毫米 32 开 160 印张 42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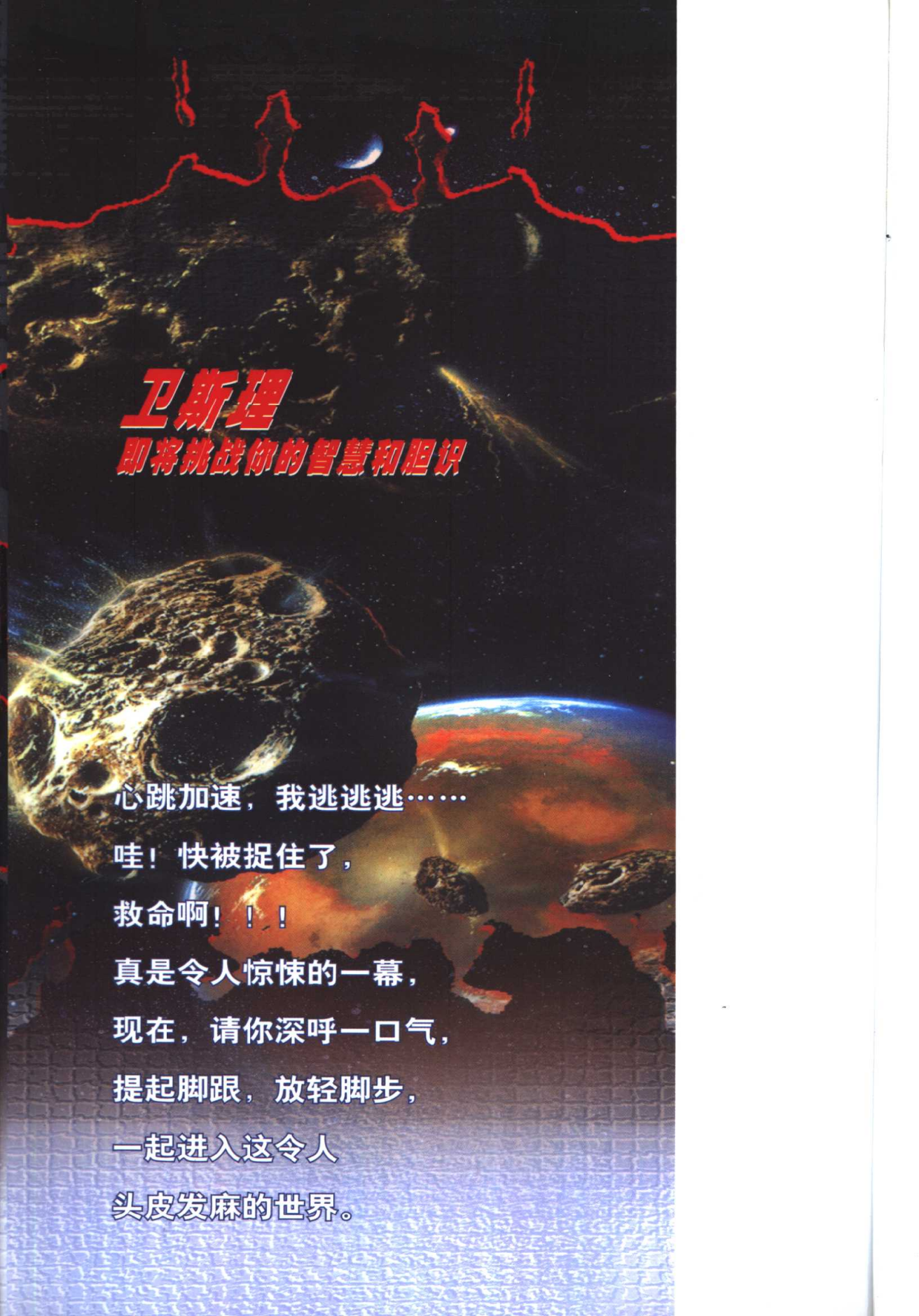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 200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 7-80128-390-2/I·13

定价:323 元(全 19 册)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卫斯理

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

心跳加速，我逃逃逃……

哇！快被捉住了，

救命啊！！

真是令人惊悚的一幕，

现在，请你深呼一口气，

提起脚跟，放轻脚步，

一起进入这令人

头皮发麻的世界。



作品集

第一辑

神素灭归壳变谜猫磁神具理人藏相墓运神探险散
之白毁之
林与回贝狐室老魔瘟玩卫斯种二迷真盗命望继续飞
丛理菌密
卫斯真真空
花奇人
石底血人云门光船洪图律厦声空亮年睛锁险找
钻地妖蓝蜂奇透沉地地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寻

第二辑

手数人手惑谋码物梦座阳方星记照刑友誓宝
杀离阴
宙劫支错蛊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
宇自幽快天
者使
罪天客药地套子灵女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
犯暗死间影搜烈血变黑迷尸后洞天招茫
大黑访不无圈影

楔子一

台北是一个美丽的都市。文艺气息浓厚。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很多画廊、艺廊。

画廊,或艺廊,陈列着成名或未成名的艺术家作品,不定期的展览或经常的陈列,供人欣赏、选购。

艺廊有的占地相当广,有的规模比较小,我那天去的那一家,中等规模。

对于画、雕塑,我并不内行,可是也很喜欢。我也不必冒充风雅而专门到艺廊去,老实说,我那天到那家艺廊去,是给雨赶进去的。

早春,突如其来的雨点越来越大,恰好在这时候,看到有一道楼梯,以一个相当大的弧度通向下边,下面,就是一家艺廊。我根本没有考虑,就急匆匆向下走去。到了下面,用手拍打着身上的雨水,就有人道:“请签名!”

这才知道,有一个画展,正在举行。抬头看了一下,宽大的艺廊中,相当冷清,我一眼就接触到了展出的画。画家多数用一种近乎震颤的线条来作画,风格十分特别,就打算稍为看一下,至少等雨小一点再说。

所以,我接过了笔来,签了一个名,看展出的画。我并不是每一幅都仔细欣赏,所以很快地,就来到了另一端的出口处,那个出口,通向另一个陈列室。我看到很多陶艺品,我想快步走过去看看。

就在这时候,我感到后面有人在跟着我走,我向前走,后面脚步跟着,脚步声是女性穿着高跟鞋发出来的,我停了一停,跟随者的脚步声也停止。

我想:或许是另一个参观者,不是在跟我,于是我继续向前走,又走出了三四步,可以肯定,有人在跟着我!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会有人跟我?没有人知道我在台北,我到台北来,也没有任何古怪目的。



我再次站定，假装在看着我面前的一幅画，但是事实上，那是一幅什么样的画，我根本未曾注意。我不想被跟随者知道已经发现了被跟随，所以我站定了之后，头略向下低，用一个十分技巧的角度，想看看是什么人在跟着我。

我看到一双白色高跟鞋，式样新颖，上面沾了一点泥水——由于外面在下雨。然后，我看到了一双线条极其动人、肤色极白的小腿，在腿弯之下，是一条黑色缎子束脚裤的裤脚。这种束脚裤，正是流行款式。

就在这时，在我的身后，响起了一个略带沙哑，可是听起来十分优美动听的声音：“卫先生，你终于注意到这幅画了！”

我呆了一呆，在不到半秒钟之内，我就知道，那个女人，自然是在门口看到了我签名，这并不算什么，值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她特别重视在我面前的那幅画？

我站在那幅画的前面，绝不是因为我注意到了那幅画，想仔细欣赏。纯是偶然：发现有人跟我，突然站定，恰在画前！

在这时候，我听得那女人这样说，自然而然，向我面前的那幅画望了一眼。这一看之下，我不禁有点脸红，因为我站得离那幅画十分近，那并不是欣赏一幅画的适当距离。

那幅画，画的是一个人首，可是在应该是眼睛、眉毛的部分，也就是说在鼻子的两边，却被两片成锐角的扇形物体所占据。

那两片扇形的，呈青蓝色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一片被撕成两半的银杏树叶。那个人首的头部线条，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僵直。

由于我站得相当近，所以我同时也看到了画旁的标题，题着“茫点”两个字，自然就是那幅画的标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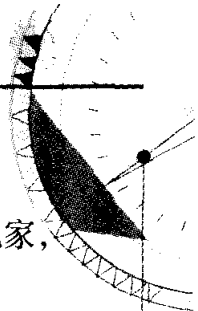
我不觉得这幅“茫点”和其它的画比较，有什么特别突出。

身后磁性的声音又响起：“这幅画的题名是‘茫点’。”

我“嗯”了一声，我仍然没有转过头去，有一部分是为了表示矜持，也有一部分是为了我对绘画外行，对方可能是艺术家，如果和我讨论起这幅画来，那我就没有什么好说。

那动听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画家想表达什么？眼睛部分不见了，被遮了起来，奇怪画家为什么不用‘盲点’这个标题，而用‘茫点’？”

我随便道：“那得去问画家，我想，画家可能在这里！”



我强烈在暗示对方不必再和我讨论这幅画了！

可是，那位女士显然不想就此离去，她又道：“日本有一位大小说家，曾用‘盲点’这两个字，写过一篇非常精采的小说。”

我表示冷淡，语调冷冷的：“是，那是一篇非常精采的推理小说！”

磁性的声音笑了起来，笑声十分悦耳，绝不夸张，但是却又充满了挑战的意味：“卫先生，我看过你写的很多小说。照你自己的说法是：你记述了经历，化成故事？”

我心中感到十分好笑：“听起来，这有点像点唱节目！”

我的身后，静了一会，我以为我们之间的谈话已经结束，身后又一下低叹声：“我以为卫先生对这幅画至少可以有一点联想……”

我道：“任何事都可以产生联想，但产生联想是一回事，所产生的联想，是不是能构成一篇小说，又是另外一回事……”

悦耳的声音道：“是的，我从来也没有写过小说，不知道这些事，可是，我觉得‘茫点’可以联想得比‘盲点’更多！”

我立时道：“对，‘盲点’，只不过是眼睛所看不到的一点或几点，但是‘茫点’，却和人的思想发生联系，比‘盲点’的范围大。人类的思想，茫然不知所措的点，或者，太多了。”

那声音道：“是的，画家想要表达的，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卫先生，我真希望你能用文字来表达一下。”我无可奈何，只好道：“我会考虑。”

在我讲了这句话之后，我感到她转身，又听到她的脚步声。

我忍不住好奇，转过头去，那位女士已经走到入口处，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她身形高而苗条，长发蓬松地披着，她的双手白皙，或许是由于她一身衣服，全是黑色的缘故。

由于我没有看到她的正面，所以也无从估计她的正确年龄，我想，大约是20到30岁之间。

我并没有进一步打量她的机会，她就已经走了出去，我又站了一会，心中忽然想到，我至少可以像她一样，在签名簿上，去看看她的名字。

这纯粹是出于一种好奇心，我来到了入口处，向签名簿上看去，极其失望，在我的名字之旁，没有新签上去的名字，却有一个相当大的问号。

我离开了那家艺廊，雨也小了，我一直走着，一面倒很希望在街上再遇上她，一面我在想着，从“茫点”联想开去，可以想到什么呢？刚才我说





那和人的思想有关，她表示同意。为什么她会对这两个字有兴趣？她和我的交谈，完全是偶然的，还是早有计划的？

我对这些问题，都无法有答案。接下来在台北的短暂逗留，没有再遇到这位女士。

可是，那一段对话，却一直在我脑际徘徊，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领悟到“茫点”的意思，那是在经历了一连串怪异事情之后。当时，我完全未曾想到这一点，可能正是由于思想上的茫点之故。



楔子二

以下记述的，是一段十分奇特的对话。

不必去追究对话的双方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于什么时间。只注意这段对话的内容。

这真是一段十分奇特的对话。

“世上真有职业杀手吗？还是那只存在于小说或电影中？”

“当然有！”

“真有？哈，你想，职业杀手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哈哈！”

“你不断地笑，难道这种困难很可笑？”

“是很可笑，哈，你看，我又忍不住笑。我所说的困难，只怕每一个职业杀手都有。你想，职业杀手，顾名思义，是接受金钱杀人的一种职业。”

“这种职业，和其他职业基本上是一样的，接受酬劳，为了酬劳去做事！”

“你说了半天，究竟困难是什么，还没有说出来！”

任何职业的从业者，都可以用各种方法，去告诉他人：我是做这工作的。可是职业杀手用什么方法让人家知道他是一个杀手呢？他总不能登一个广告：‘专门杀人，老幼无欺。’哈哈，算命先生倒可以挂这样的招牌。他也不能印一张名片，看到有什么人，像是想杀人的，就送上一张，而在名片上印‘杀手’的头衔。职业杀手实际上没有法子兜到生意，没有生意就做不成杀手。所以，世界上，实际上根本没有职业杀手这样的人。”

“你长篇大论，讲完了？”

“你能提出什么论点来反驳？”

“你这种立论站不住脚，贩卖毒品，一样不能招揽生意，但是他们可以生存……”

“全然不同！全然不同！贩卖毒品，有一个完整的销售网，有庞大而严



茫

点



密的组织。职业杀手只是个人行动。哈哈，总不见得职业杀手会雇用经纪人，去替他兜生意吧……”

“真的，你说得也有道理。”

“本来就是！世界上根本没有职业杀手。”

“唔，其实，还是有的，你不明白——”

“我怎么不明白？我已经说得再明白也没有，职业杀手，根本不可能生存。”

“别说得那么肯定，像我，已经生存了几十年，而且生存得很好，用你的话来说，生意，也源源不绝。”

“什么？”

“我说，我是一个职业杀手，并没有在你的逻辑理论下不能生存！”

“你……是在……开玩笑？一个职业杀手，好，你用什么方法使人知道你是？”

“哈哈……”现在轮到我来笑了。很简单，找人聊天，故意把话题扯到杀手这上面去，然后就会有人像你那样，说世界上根本没有职业杀手这种人，举出种种理由想说服我，再然后，我就直截了当告诉他，我就是职业杀手。”

“这……是一种诡辩术。”

“绝对不是，你可以委托我杀人，取价低廉，保证成功。你只要付钱就是，一点麻烦也没有。”

“你……你……怎么知道……我想杀人？你……怎么知道？”

“别紧张，千万别紧张，那也很简单。”

“不可能……不可能……你……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你不可能知道我想杀人。”

“那是我的业务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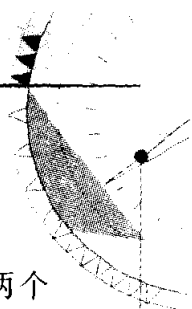
“不行，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从来也没有表示过，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没有作过任何文字上的记述——”

“你不必抓住我的衣服摇我，也不必满头大汗——”

“不行，你一定要说，你怎么……知道我……心中秘密？”

“好！好了，请放手，我告诉你就是。”

“你……说！”



“我早就说过了，很简单，你今年多大年纪？50岁出头了？”

“那和我多大年纪有什么关系？好，我……52岁。”

“你自己想想，52岁了，和各式各样的人相处的过程，总有一两个人，甚至更多的人，你很乐意看到他死亡，甚至，会有特别的一个人，你愿意化点代价，来看到他的死亡！不单是你，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你……是说，你从心理学上猜度，而得出的结论？”

“可以这样说，人的思想，有一定的范畴，任何人脱不出，不论一个人外表上装着他如何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但是他的思想，总在这个范畴之中！”

“听来好像……有点道理。”

“哈哈，大有道理，人的思想，可以根据一些规律探索，要了解另一个人的思想，不是想像中那么困难——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的收费，低廉得出乎你的意料之外，而且，只先收两成订金，告诉我，你希望什么人离开这个世界？”

“这……”

“爽快点告诉我好了，你的意愿，很快就会实现，那个人会在世界上消失。我不知道这个人消失之后，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但可以肯定，你得到的好处，一定远远超过你付出的代价。”

“这……”

“我们总共只需要见两次面，今天是第一次，你付订金给我，然后，参加那个人的丧礼，你再把余款付给我。再然后，你是你，我是我，这一辈子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安全妥当，万无一失。”

“这……”

“你还在犹豫什么？你想想，你愿意看到对方死亡，说不定对方也愿意看到你死亡，要是他要求我来杀你，那你就后悔莫及了！”

“你……是在威吓我？”

“不，我是在为我顾客的利益着想，告诉我那个人的名字吧。”

“好。”



茫
点

楔子三

“嘶嘶”的水声，在寂静的黑夜中，听来十分优美。

桃丽转了一个身，轻轻地道：“听，小丑喷泉又开始活动了。”

躺在她身边的，是她的丈夫葛陵，“嗯”地一声：“你想起身去看喷泉？”

桃丽靠近她的丈夫，把他的身子扳过来，使他们两人面对面地躺着：“为什么不能？”

葛陵笑了起来：“亲爱的，我现在是在执行任务前的休假，要是每天晚上，起来去看喷泉，或者在灌木丛中等三小时，观察一个黑熊，只怕到休假完毕，我进了太空船，就得呼呼大睡，无法执行任务了。”

桃丽靠得她丈夫近些，腻声道：“不去看喷泉，那我们就……”

葛陵少校是隶属于美国太空总署的太空人。“太空人”只是一个简称，比较正式的名称，应该是“美国太空总署属下，进行太空飞行试验的飞行人员”。不论名称怎样，大家都知道太空人是多么重要，和一个太空人要经历多么艰难、长久的训练过程。

葛陵各方面都合乎标准，没有任何可以挑剔之处。

他是长子，从小到大，学业、品行都人人称道，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有航空工程学博士的头衔，又是一个极其出色的飞行员。

他今年38岁，微秃，显示他精力极其充沛，他身高接近190公分，标准运动员的身型，相貌英俊，再加上又是太空人，在任何场合下，都备受尊敬。他的妻子桃丽，是标准的金发美人，虽然桃丽参加竞选阿肯萨斯州小姐时落选，但是见过桃丽的人，一致都认为那一届的评判选评失当，而不是桃丽的美丽不够标准。

葛陵和桃丽结婚三年，公认天造地设，更重要的是，连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

葛陵少校受训练成为太空人已经五年，一直到最近，才接受了任务。他将成为一次太空飞行的主驾驶员，责任重大，这次太空飞行，葛陵和他的两个助手，将驾驶一艘太空船，环绕地球超过一百转，估计在太空中逗留的时间，接近15天。

在接到任务之后，训练更加吃紧，但即使任务重要，还是需要调剂，于是，葛陵就有了两星期的假期。

好动而又喜欢野外生活的桃丽，一听丈夫有假期，连半秒钟也未曾考虑，就道：“我们到黄石公园去。”

白天毫无目的地散步、谈心、观赏喷泉，晚上听音乐，在月色下静坐。

汽车屋中的灯光很幽暗，他们的喘息声静止，小丑喷泉也停止了活动，四周围一片寂静。

桃丽将脸庞贴在葛陵宽厚的胸膛上，从这个角度，她要看葛陵，必须尽量把眼皮向上抬，这令得她的眼睛，不住地快速眨动，长睫毛的闪动，使她看来格外动人，葛陵情不自禁，将她拥得更紧。桃丽娇声笑着，突然挣脱了葛陵的拥抱，跳了起来，顺手抓了一件睡袍，冲到了门口。

葛陵忙叫道：“桃丽，我们附近有人！”桃丽已经打开了门，跳了下去，葛陵一面摇着头，一面拉起睡袍来，他先穿上了睡袍，才跳下车去。

他们车子停在一片草地上，葛陵跳下了车子，看到桃丽躺在草地上，睡袍松松地套在她身上。葛陵向四周看了看，最近的一架汽车屋，离他们大约有两百公尺。他来到桃丽身边，桃丽向他伸出手来。他握住了桃丽的手，桃丽突然发力，将他拉得向草地跌去。

桃丽搂住了他，不让他再起身，他们碰头躺在草地上，望着星空。

桃丽低声问道：“亲爱的，你到了太空，地球上最引你注意的，会是什么？”

“你！”葛陵的回答，又快又简捷。

桃丽微微开起了嘴唇：“胡说，你在太空，根本看不到我。”

“当然我看不到你，”葛陵微笑着，“可是我可以想你。人的视力有限度，可是思想没有限度。”

桃丽轻轻打了葛陵一下：“没有限度到了可以使你去想外星的美女？”

葛陵握住了她的手：“你是宇宙中最美丽的女性，没有一个星球上再





会有你这么可爱的女人！”

桃丽满足地笑了起来，她的笑容是那么美丽，那么灿烂，在葛陵眼中看来，比天上的星星更灿烂。

桃丽又道：“葛陵，答应我一件事。”

葛陵笑了起来，桃丽不知道又要耍什么花样子。桃丽年纪轻，新奇花样，层出不穷，有时很难应付，所以他不敢立即答应。

桃丽道：“当电视转播你在大空舱的活动时，你可以说一句：‘桃丽，我爱你！’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爱我。”

葛陵故意“嗯”地一声：“这太奢求了吧，全世界的女人都希望她爱的男人那样做，你会引起十亿以上女人的嫉妒。”

桃丽撒着娇：“让她们去嫉妒好了。”

“好，我答应你，如果轮到我讲话，我一定讲。”葛陵伸出了手臂，让桃丽枕在他的手臂上：“其实，何必我讲，我每天都在想：我爱你，桃丽，每天至少想一万遍。”

桃丽摇着头，她在摇头的时候，头发轻磨着葛陵的脸，令得葛陵又舒服又痒。她道：“你的思想，我怎么知道？一个人没有办法知道另一个人在想什么，虽然我们相爱得这样深，我在想什么，你也没有法子真正知道。”

葛陵在桃丽耳际，低声讲了一句话，桃丽一副娇嗔的神情，把葛陵的头推开去。葛陵笑着：“真的，人的思想，神奇不可思议。天文学家已经发现，最远的类星体，距离地球 180 亿光年，这虽然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总还有一个具体的拿得出来的数字放在那里。可是人的思想，全然不可捉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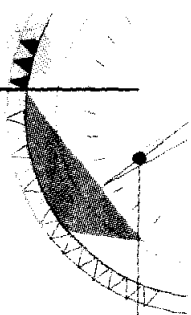
桃丽静了一会：“人决无希望把他人，甚至自己的思想弄明白。还是别再去想它的好！”

葛陵道：“我倒真希望可能捕捉到他人的思想，那样，至少我可以知道你刚才是不是真的——”

葛陵的话还没说完，桃丽已经转过头来。

桃丽一转过头来之后，就用她的唇，封住了葛陵的口。

风吹上来，有点凉意，远处又有一股相当大的喷泉开始喷水，发出动听的水声。



楔子四

安普蛾类研究所绝对谢绝参观。这个蛾类研究所，位于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莱茵河的南岸，介于邮政局和大学教堂之间，转角处的一幢古老的建筑物，离科学研究馆不是很远。

那幢建筑物，本来并不适宜作研究所，但那是安普女伯爵的物业，当安普女伯爵立意要资助一个昆虫研究所，而一时又找不到适当的场所，这幢建筑物也将就着可以了。

安普女伯爵的头衔是哪里来的，人言人殊，有人说她是奥地利帝国时代的女伯爵，有人说她是保加利亚王朝的贵族，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十分富有，从她 20 岁那年起，她不断结婚、离婚，20 年来，有纪录可供稽查的，已有六位之多，她的每一位丈夫，都是超级豪富，包括了阿拉伯王子、欧洲著名工业家族的传人、印度土王等等。

每一位丈夫和她分手，都赠她大量金钱和珠宝，所以安普女伯爵是欧洲高级社交场合中的红人。她不但有钱，而且极其美丽动人，淡金色的头发，碧蓝的眼珠，思想极端现代化，容貌罕见的古典，虽然已经 40 多岁了，但是她从未生育过，身形之动人，令得许多年轻的女孩子自叹弗如。

这样一个富有、美丽的女伯爵，和“蛾类研究所”看来一点也扯不上关系。她和蛾类发生关系，完全出于偶然。

那一年冬天，欧洲风雪连天，到处积雪极厚，安普女伯爵为了炫耀她的阔绰，特地将她的私人座驾机，以最快的时间，改装得可以在雪地上降落，然后，她发出请柬，派出飞机，邀请了一批人，到她的阿尔卑斯山山麓的那间豪华别墅去赏雪。

这样的约会，十分刺激，就是别墅周围的路，全被大雪封住了，只有那架飞机，可以载人离开。那也就是说，应邀者除非不来，一来的话，不得到主人的允许，不能离开——除非等到天气转暖，积雪融化，道路畅通。



荒

点

受邀请的自然全是各国的豪富贵族、知名人士,其中有一位,是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著名的昆虫学家陈岛。陈岛是一个中奥混血儿,样子相当东方,一直被人当作是纯粹的中国人。陈岛的母亲是奥地利人,一个极有成就的女高音歌唱家,很受人尊敬。

安普女伯爵在邀请客人之际,忽然想到,在大风雪之后,于阿尔卑斯山麓古堡式的别墅之中,大家至少相聚半个月以上,这一切,全是那么神秘,在这神秘的气氛之中,似乎不可少了中国人。在一些西方人的观念中,中国始终古老而神秘。

于是,她发了请柬给陈岛和陈岛的母亲,陈岛的母亲没有来,陈岛来了。

客人到齐之后,每天狂欢,几个大厅中,各自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游戏。外面的气温是零下 20℃ 度,室内是 22℃ 度,那是人感到最舒服的温度。各种各样的美酒,几乎可以拿来淋浴,食品之多,堆积如山,万一客人之中,忽然想吃没有准备的东西,还可以派飞机出去采购,安普女伯爵十分好客,单是乳酪,就准备了 86 种之多,而且,她还特别宣称,其中有一种,是“中国植物性乳酪”,保证大家都未曾吃过云云。

陈岛沉默寡言,36 岁,未婚,瘦削而高,一副标准学者的样子。

像安普女伯爵邀请的这种场面,陈岛以前很少参加。他也显得和其余的人有点格格不入,他只有两次当众发言的机会。

一次,是安普女伯爵宣布,有“中国植物性乳酪”供应,穿着鲜红金扣子制服的仆人,用纯银盘子,托着那种“珍贵绝伦”的“乳酪”出来,安普女伯爵:“这是来自古老而神秘的中国的食品,请我们的中国朋友发表一点意见!”

在大家的鼓掌欢呼声中,银盘子托到了陈岛的面前,陈岛向盘子一看,几乎没有昏过去,所谓“中国植物性乳酪”也者,只不过是豆腐乳而已。

在这时候,陈岛倒发挥了他高度的幽默感,他不动声色,开始了他的讲话,他是生物学家,脑子里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学名,腐乳是用黄豆做的,黄豆,人人都知道是什么东西,但如果不是专家,便不会知道 GLYCINEMAX 是什么。当陈岛说这种“植物性乳酪”是用这种植物制成之际,全场已肃然起敬,接着,陈岛把腐乳的制作过程中的种种化学作

用,全用专门名词来表达,十分钟的讲话,听得所有人如痴如醉,大家抢着把“中国植物性乳酪”送时口中。

那次讲话之后,陈岛更被人尊敬,所以第二次他的话,才令安普女伯爵对蛾类感到了兴趣。

那个晚上,约莫有十多个人,聚集在一个小客厅中,听一位女宾唱女高音,由于陈岛的母亲是著名的歌唱家,所以陈岛也被邀请来欣赏。

那位女宾拉开喉咙直叫,陈岛的神情,就像是吞进了一只穿了八星期未洗的袜子。为了社交上的礼节,他不得不耐着性子听下去。这时候,他真不明白,何以人体的结构之中,竟然没有可以暂停听觉的这一部分。

正当陈岛实在忍无可忍,想夺门而出时,那位女宾,突然发出了一下比较悦耳的高音,令得陈岛为之精神一振。

可是那位女士,在发出那一下悦耳的声音之后,立时静了下来,神情骇然,手向前伸着,指着前面的一个大理石雕像,口张得老大。

循她所指的地方看去,原来在那大理石雕像的头部不知从哪里飞来了一只蛾,停着,陈岛这才知道,那位女士刚才所发出的那一下比较悦耳的声音,是她的尖叫声,不是她歌唱声。

停在大理石雕像上的那只蛾,十分肥大,颜色鲜艳,身体是艳黄和深棕的间条,四片翼,两片是鲜黄色,两片是深棕色,有着十分复杂的花纹图案。

等到在场的人看清楚了那只蛾时,有几位女士不甘落后,表示她们的脆弱,也惊呼起来。安普女伯爵却和别的女人不同,她并没有呼叫,反倒走过去,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用甜得发腻的声音道:“啊,多可爱的动物!”

在她身边的一个花花公子立时道:“再可爱,也不及你的十万分之一。”

安普女伯爵发出迷人的微笑,另一位男士拿起一本杂志来,想去拍打那只蛾,陈岛提高了声音:“别打它。”

那位男士转过头来:“为什么?这不过是一只讨厌的飞蛾。”

陈岛走过去:“大家请来看看这只蛾的头部,它头部的花纹,给大家什么印象?”

那只蛾的头部图,极其特异,只要留心一看,就可以看出,那是十分